

劉吉編

西南采風錄

商務印書館發行

劉兆吉編

西
南
采
風
錄

商務印書館發行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十二月初版

◆(91424.1)

西南采風錄一冊

定價國幣叁元伍角

印刷地點外另加運費

* 版 權 所 有 *
* 翻 印 必 究 *

編纂者 劉兆吉

發行人 朱經農

上海河南中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各地商務印書館

朱序

古代有采風的傳說。說是每年七八月間，天子派了使者乘着輕車到各處去采集歌謠。各國也都設着太師的官，專管采集歌謠。目的是在「觀風俗，知厚薄」，一面也可以供歌唱。這叫作采風，是一種要政。這傳說有好幾種變形。有人說是在每年四月開始農作的時候，「行人」的官搖着木鈴子隨地聚眾采訪歌謠。又有人說，男女六十歲以上沒有兒子，便叫他們穿上花衣服，帶着樂器，去采訪歌謠。這些都說得很認真，可惜都不是實際的制度，都只是理想。原來漢武帝時，確有過采集歌謠的工作，那完全是爲了歌唱。一般學者看了這件事，便創造出一個采風的理想，安排在美麗的古代。但後來人很相信這個傳說。白居易曾經熱烈的希望恢復這個制度，他不知道這個制度原是不曾有過的。

民國六年，北京大學成立了歌謠研究會，開始徵集歌謠。他們行文到各省教育廳，請求幫助。一面提倡私人采集。這成了一種運動。目的却不是政治的，音樂的，而是文藝的學術的。他們要將歌謠作爲新詩的參考，要將歌謠作爲民俗研究的一種張本。這其間私人采集的成績很好。二十年來，出了好些歌謠集，是很有意義的材料紀錄」。這些人采集歌謠，大概是請教各人鄉里的老人和孩子。這中間自然有許多勞苦艱難，但究竟是同鄉，方言和習慣都沒有

多少隔閡的地方，比在外鄉總好辦得多。這回南開大學的同學山東劉兆吉先生在西南采集歌謠，却是在外鄉；這需要更多的毅力。劉先生居然能采到二千多首，他的成績是值得讚美的。

劉先生是長沙臨時大學步行團的一員。他從湖南過貴州到雲南，三千里路費了三個月。在開始的時候，他就決定從事采集歌謠的工作。一路上他也請教老人和孩子；有時候他請小學裏教師幫忙，讓小朋友寫他們所知道的歌謠。但他是外鄉人，請教人的時候，有些嫻習告訴他；有些是告訴他了，他却不見得能夠聽懂每一個字。這些時候，他得小心的再三的請教。若有小學教師幫助，自然方便得多。但有的教師覺得真正的歌謠究竟「不登大雅」；他們便教小朋友們只寫些文縷縷的唱歌兒充數。這是一眼就看得出的，劉先生只得割愛，因為他要同是歌謠。他這樣辛辛苦苦的搜索，記錄，分辨，又幾番的校正，幾番的整理，才成了這本小書。這才真是采風呢。他以一個人的力量來做采風的工作，可以說是前無古人。

他將采集的歌謠分爲六類。就中七言四句的「情歌」最多，這就是西南各省流行的山歌。四百多首裏有三分之一可以說是好詩。這中間不缺少新鮮的語句和特殊的地方色彩，讀了都可以增擴我們自己。還有「抗戰歌謠」和「民怨」兩類，雖然沒有什麼技巧，却可以見出民衆的敵愾和他們對於政治的態度；這真可以「觀風俗」了。歷來各家采集的歌謠，大概都流傳已久；新唱出來的時事歌謠，非像劉先生這樣親歷民間，是不容易得到的。書中所錄，偶有唱本。劉先生所經各地，有些沒能采得歌謠，他便酌選唱本，彌補這個缺憾。但是唱本出於文人

之手，不同歌謠的自然，似乎還是分開來好些。劉先生采集的歌謠，也有猥褻的，因不適用於一般讀者，都已刪去。總之這是一本有意義的民俗的記錄；劉先生的力量是不會白費的。

朱自清，二十八年四月，昆明。

黃序

二十七年一月，長沙臨時大學，決計西遷。師生之好遊歷者三百人，組成「湘黔滇旅行團」從長沙徒步走到昆明。旅途中，團員各就性之所好，學之所專，作種種考察和研究。文學院劉君兆吉，一路上專採集歌謠。

一路上，我是個常川的落伍者。太陽已西，「先鋒」早到了「宿營地」，我還在中途。好幾次（末一次，記得是在到曲靖的道上）我在中途遇到劉君，和老老少少的人們，在一起談話——一邊談一邊寫。這樣健步的劉君時常被我趕上。

一羣人，圍着一個異鄉的青年，有時面面相覷，有時闕然大笑，是笑諷語不通，手指腳畫，面面相覷，是要窺測真意。本來，一個穿黃制服的外鄉人，既不是兵，又不一定是學生，跑來問長問短，是希有的事，是可疑的事——希有，所以舍不得讓他就走；可疑，所以對他又不肯說話。

這是我所見到的情形。劉君用力之勤，工作之難，可以想見。辛苦的結果，在六十八日之中，採集了二千多首歌謠，這不能不說是豐富的收穫。將採集所得，彙刊出來，也是一宗有用的文獻。語言學者，可以研究方音；社會學者，可以研究文化；文學家可以研究民歌的格局

和情調。劉君除了喜愛文學之外，對於教育也有專長，此番采集，想也有教育的用意。教育者根據事實，運用工具，追求理想。由這些民歌，陳現了事實，貢獻了工具，也未嘗不能暗示理想。古人所稱道的「詩教」，本祇是士大夫階級的特權，如何推而廣之，就在今日教育者之努力。

這些民歌之中，據劉君說，有百分之九十是情歌。從辭意上看，誠然如此。不過，這種說法，容易引起誤會。

有一次，我和幾個挑棉紗的人同行。他們的擔子，都在百斤以上。我跟他們走了一天，他們整整唱了一天——從鎮遠一直唱到施秉。他們所唱的，是「郎」呀「妾」呀一類的情歌。又記得，在將近盤江的荒山中，遇到一羣從平彝駛鐵鍋到鎮寧的人。山路難行，一步一喘，但是喘噓之中，還斷斷續續地唱些「妹」呀「郎」呀一類的情歌。這些人是在調情麼？是在謳歌戀愛麼？是在宣洩男女之情麼？肩上的擔子太重了，唱一唱，似乎可以減輕筋骨的痛苦。再聽人唱一唱，也覺得綿綿長途上，還有同伴，還有一樣辛苦的人。他們所唱的歌，與其說是情歌，毋寧說是勞苦的呼聲。

旅行團抵滇過年前四日黃鈺生序

聞序

正在去年這時候，學校由長沙遷昆明，我們一部分人組織了一個湘黔滇旅行團，徒步西來，沿途分門別類收集了不少材料。其中歌謠一部分，共計二千多首，是劉君兆吉一個人獨力採集的。他這種毅力實在令人驚佩。現在這些歌謠要出版行世了，劉君因我當時曾掛名為這部分工作的指導人，要我在書前說幾句話。我慚愧對這部分材料在採集工作上，毫未盡力，但事後却對它發生了極大興趣。一年以來，總想下番工夫把它好好整理一下，但因種種關係，終未實行。這回書將出版，答應劉君作序，本擬將個人對這材料的意見先詳盡的寫出來，作為整理工作的開端，結果又一再因事耽延，不能現實。這實在對不起劉君。然而我讀過這些歌謠，曾發生一個極大的感想，在當前這時期，却不能不儘先提出請國人注意。

在都市街道上，一羣羣鄉下人從你眼角滑過，你的印象是愚魯，遲鈍，畏縮，你萬想不到他們每顆心裏都自有一段驕傲，他們男人的憶憶是：

快刀不磨生黃鏽，

胸膛不挺背腰駝，（安南）

女子所得意的是：

斯文滔滔討人厭，
莊稼粗漢愛死人，
郎是莊稼老粗漢，
不是白臉假斯文。（貴陽）

他們何嘗不要物質的享樂，但鼠竊狗偷的手段，却是他們所不齒的『

吃菜要吃白菜頭，
跟哥要跟大賊頭，
睡到半夜鋼刀響，
妹穿綾羅哥穿綢。（盤縣）

那一個都市人，有這樣氣魄，講話或設想？

生要戀來死要戀，
不怕親夫在眼前，
見官猶如見父母，
坐牢猶如坐花園。（盤縣）
火燒東山大松林，
姑爺告上丈人門，

叫你姑娘快長大，
我們沒有看家人。（宣威）

馬擺高山高又高，
打把火鉗插在腰，
那家姑娘不嫁我，
關起四門放火燒。

你說這是原始，是野蠻。對了，如今我們需要的正是它。我們文明得太久了，如今人家逼得我們沒有路走，我們該拿出人性中最後最神聖的一張牌來，讓我們那在人性的幽暗角落裏蟄伏了數千年的獸性跳出來反噬他一口。打仗本不是一種文明姿態，當不起什麼「正義感」，「自尊心」「爲國家爭人格」一類的奉承。乾脆的是人家要我們的命，我們是豁出去了，是困獸猶鬥。如今是千載一時的機會，給我們試驗自己血中是否還有着那隻猙獰的動物，如果沒有，只好自認是個精神上「天闔」的民族，休想在這地面上混下去了。感謝上蒼，在前方，姚子青，八百壯士，每個在大地上或天空中粉身碎骨了的男兒，在後方幾萬萬以「睡到半夜鋼刀響」爲樂的「莊稼老粗漢」，已經保證了我們不是「天闔」！如果我們是一個樂觀主義者，我的根據就只這一點，我們能戰，我們渴望一戰而以得到一戰爲至上的愉快。至於勝利，那是多麼洩氣的事，勝利到了手，不是搏鬥的愉快也得終止，「快刀」又得「生黃鏽」了嗎？還好，

還好，四千年的文化，沒有把我們都變成「白臉斯文人」！

民國二十八年三月五日聞一多序

弁言

我這次蒐集民間歌謠，不是效顰古人「采風」，以爲風雅；也沒有政治家「觀民俗，知厚薄」的堂皇理論；更沒有著書立說，藏諸名山，遺之後人的野心。祇是好奇好玩的心理，及政府學校給予的良好機會，促成了這件事。

西南聯大師生組織的湘黔滇步行團，自長沙步行至昆明，經過三個省會，二十七個縣城，大小村落以千計。爲期六十八日，我們徒步荒遠的精神，頗能與明代的徐霞客媲美，沿途筆者採集了二千多首歌謠，當時並沒有出版行世的打算。後來許多聯大師友對於這些材料，甚感興趣，競相索觀。有的過譽：「這是現代的三百篇」，有的說：「這是研究西南民俗及方音的良好資料」。於是在許多師友的百般鼓勵及熱心指導之下，費了半年的時光，纔寫成了這本小書。書成，內心的確有些沾沾自喜，因爲這本書與普通著述不同，不是用腦力想出來的，而是跋涉數千里的收穫，是費盡唇舌訪問的代價。再者寫成這本書的機緣，也是多方面湊巧：國家不抗戰，北大清華南開，絕不會併爲西南聯大而遷昆明，學校不南遷；筆者也絕不能在蠻荒的山國裏，步行數千里，所以這本書不僅足以作個人長途旅行的紀念，也是國難期間，三校流亡南遷的文獻之一。誠如黃子堅院長所說：「可以供語言學者研究方音；社會學者可以研究文

化；文學家可以研究民歌的格局和情調」。如此說來，將這本小冊子公諸社會，還是有意義的。

最後我要謝謝幾位師長和好友：黃子堅聞一多朱自清楊振聲許駿齋五位師長，除了多方指導外，或賜序文，或題書面，馬學良先生是精通語音學的，在「歌謠區域的方音與國音之比較」一章中，頗多指正，陰法魯遂欽立馬芳芸馬芳藻諸先生於百忙中熱心贊助。此外東方書社的經理王畹鄉先生，關於此書付梓，頗多鼓勵。對於以上諸師友，當深致謝意。

民國三十五年二月二十五日，兆吉識於重慶沙坪壩津南村。

目次

朱序

黃序

聞序

弁言

西南采風的經過

歌謠區域的方音與國音之比較

歌謠的分類

情歌

兒童歌謠

抗日歌謠

採茶歌

民怨

一

九

一五

一五

一三五

一四七

一六七

一六八

西南采風錄

雜類

一七五

總結

一九一

附錄

一九二

西南采風錄

命名的解釋——吾臨時大學（遷昆明後改名國立西南聯合大學）旅行團，自長沙到昆明，一路的足跡是在我國西南的湘、黔、滇三省之內，故謂之「西南」。所謂「采風」者，朱子解釋國風道：「國者諸侯所封之域，而風者民俗歌謠之詩也。……」那麼在湘、黔、滇三省的旅程中，采集的民間歌謠，名謂「西南采風」，大概不至名不正罷！至於加上一個「錄」字，曠因為蒐集民歌這樣工作，在筆者還是第一次嘗試，雖然具着濃厚的興趣，但素常沒有深刻的研究，采集來了也沒有特殊的發現和見解，只好牢牢實實的集而「錄」之。

采集民歌的動機——采集民歌的蓄意已經很久了，我記得在中學讀書的時候，就特別喜歡淺顯的詩歌，尤其是民間歌謠。不過當時的意思很單純，只是爲的淺顯有韻，易於瞭解記憶，並且念起來也順口悅耳，如：「哭一聲，叫一聲，兒的聲音娘慣聽，爲何娘不應！」聽一次便能會意背誦了。不但如此，這樣的詩歌，描寫得很逼真動人。民間所流行的歌謠都具着這種特點，因爲他們不是咬文嚼字的文人，慣作無病呻吟或「爲賦新詞強說愁」的勾當，故意從字彙中檢些生澀的字來組成難懂的詩文。民間歌謠的作者，不必識字，只要有豐富的情感，受了外界的刺激，他的情感衝動於心，無論是喜怒哀樂都要發洩出來，這種真情的流露，有時即成爲